



一树花开

扶小风

春

春天，阳光明媚时，村庄周围，百花争艳，

蜂蝶飞舞，村子一下子就鲜活起来。蕴藏了整个冬季的万物，伴着风儿，雀跃而起。

村后有大片大片金色的油菜花，也有如雪一般绵亘的梨花，随风荡漾，如花田一般。或许我异于常人，竟对漳河河谷田垄里一树树形似梅花的苹果花十分钟爱。

苹果树，据说起源于我国天山伊犁谷地，是一种古老的树种。后来被移植至世界各地。在中国，苹果最早被人们称为“柰”，是野生的果，后来也被人们称为“林檎”。被称为苹果，是明清之际的事情。任何水果，我认为都是自然界对人类最美好的馈赠。而对于苹果，它更有深层的含义——平安之果，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那一树树沁人心脾的苹果花，更是对这种生活渴望最初的萌芽。我喜欢苹果花，大致小时候源于这样的梦想吧！

对苹果树最初的印象，因为村后漳河河谷里的苹果园。漳河蜿蜒，冲刷出一块平坦的土地，大抵有十余亩。黄土高原贫瘠干瘪，可以水浇的土地，就格外珍贵。所以村里就在这里栽上了苹果树。苹果算是经济作物，卖了钱，可以给村里家家户户点分微薄的福利。那些苹果树，都是乔木，类野生状，自生自灭，从来无人修剪。高高大大的树，春天里绽放着挂满枝头的花朵，但到了秋天，果子少得可怜，十分羸弱。不过，春天里，我特别喜欢跟随父亲到这个园子里来。父亲打理河谷田里的苜蓿，顺道割猪草。我成了无人管的“鸟儿”，自由在花林中飞舞。成群的蜜蜂嗡嗡叫，飞上鲜艳的花瓣，停下脚步，贪婪地舔舐着花粉。鸟儿们停在树梢，和风一起歌唱。我穿过一棵棵苹果树，寻找绽放最多花的那棵。听村里老人说，那棵树是最早从别处移栽过来的，已有三十多年的树龄。我伸开双臂，想把它搂在怀里。可惜我的双臂太短，无法抱住它。于是，我顺着

它嶙峋的枝干，一点一点爬上最高处。天空一下子如瀑布一般泻进我的视野。满眼的五瓣花朵，婀娜多姿，在我的视野里流淌，令我应接不暇。宋代董嗣杲有一首诗写到苹果花：“树枝高坚展霞绡，妆点清明景物饶。帖上幸联青字，花头不似海棠娇。英英褪雨新红淡，瓣瓣零风蝶粉销。光景无多成实易，冰姿催荐泛凉秋。”《林檎花》宋·董嗣杲你看，连古人都如此喜欢如霞般绚烂的苹果花，何况我一个懵懂无知小孩呢！

听大人们讲，这棵最老的树，结出的苹果叫黄元帅。成熟的果子，如梨一般金黄，口味怡人，因此取了这个十分好听的名字。黄元帅刚成熟时十分脆，带点微微的涩。存放一段时间后，变得十分甘甜，但是肉质就变成面面的，吃进口中，像面粉一般。因此老人特别爱把黄元帅存放起来，等到年底来吃。嗫嚅着，根本不用咀嚼，尤其适合没有牙口的老人。我不喜欢变得面面的黄元帅。但是它散发的淡淡香气，却一直牵挂着我的味蕾。园里其他品类的苹果，我至今全都记不起它们的名字，因为味道实在糟糕。

河谷岸边的这片苹果园，成了童年我对苹果花最初的记忆。

后来，村里从西农引进了新的苹果树种。那些高高大大的苹果树被砍掉了，唯独留下来那棵苍老的黄元帅。田垄被犁铧翻出深深的沟，沟里填埋了肥料和玉米秸，为了让新栽的苹果树有更多的养分。这些新栽的苹果树，低矮矮矮的，树干上有突兀的树节，父亲说这是嫁接过的品种，这个树节，就是嫁接后长愈的疤痕，新栽的苹果树种叫秦冠，还有一些是红星、红富士。神奇的是，这些矮化苹果树，居然当年栽下就可以结出苹果。俗语说，桃三杏四梨五年，以前黄元帅苹果，怎么也得栽下五年后结果。一年时光，令我瞠目

结舌。这样，我就盼望着，盘算着时间，看那些低矮的树枝上，长出略带粉红，点缀着些许黄色花蕊的苹果花，再也不用攀上树梢，去欣赏它们了。

等凛冽的寒风吹过，屋檐下的泡桐花开过，苹果花也就绽放了。放学后，我来不及放下书包，就向河谷急奔而去。远远地，看到干瘪的树枝上，挂着一朵朵花苞，鼓鼓的，迫不及待将要绽放开来。我欣喜若狂，双手抱拳，不停地跺着脚。在孩子年少的认知里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明明要静静等待很多年的花，竟然就这样轻易地长出了。那个下午，我徜徉在苹果园里，久久不愿离开。沁人的香味洋溢在河谷，令我沉醉。因为，无论在哪棵树旁，我都可以摘到这些花骨朵，它们在我的视线里，和我的身高相等，我无须再仰视它们，也不用爬上高高的树枝。而那棵苍老的黄元帅，零星地开着花朵，寂寥无比。是啊，一棵树，也有生命终结的时候。这些矮矮的树枝上，正准备绽放出妖娆的花朵，炫耀年轻生命的来临。只可惜，等全部花朵绽放开后，果园的管理人员摘掉了全部花朵。看到田垄间缤纷满地的残败花瓣，我伤心欲绝。父亲安慰我说，这些树就像个孩子，第一年如果结了果，后面它就再也长不出果子，就像小小的你，扛不起一袋粮食一样。我似懂非懂，听着父亲的话，翘首盼望着来年春天的花开。

第二年花期如期而至，在村里农历三月庙会的时候。中秋节前后，树枝上就挂满了红彤彤的苹果。这些苹果，像女孩子的脸庞，红得发光，红得剔透。我恨不得尽早将它们摘回来，放进奶奶的柜子里。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告诫我说，不能去摘的，那是偷，偷东西要被剁掉手的。我悻悻地，心里总是不甘。终于熬到采摘的时候，全村的人们聚集在果园里，从树冠上摘下心心念念好几年的果子。堆积

如山的苹果，像一座鲜红的山，燃烧着火红的火焰。最后，这些“火焰”，被分到每家每户的提笼里，珍藏在地窖里、柜子里、橱子里……等待全家分享这些来之不易的“营养品”。烂掉的果子，也成了猪猡们最爱的食物。

我非常喜欢吕新军那篇写苹果的文章。童年记忆里，苹果的味道会让我们每个人如此眷恋。“没牙的奶奶靠着红漆木箱腿坐在炕上，吮吸着嘴里的一点苹果，一群孙子们分享苹果。苹果吃完了，红漆木箱里仍然保留着浓浓的苹果香味。在奶奶揭开箱子时，我仍扑上来大吸两口，奶奶更迅速地合上盖子说：小心香气跑了，奶奶说得没错吧，苹果放一放，香气就一直留在箱子里，新衣新帽上都是苹果的香气呢。”我的记忆里，那些收获的苹果，奶奶珍放在柜子的最里面，等到冬天的某个隆重的节日，才拿出来切成一牙一牙，分给全家人围着炕头吃。窑洞里，泛溢清新的苹果味道，似乎那一刻，才是世间最温暖的时候。

某个冬天，老态龙钟的苹果树从田垄被一棵棵拔起，它们再也无法开出繁盛的花朵，再也无法结出挂满枝头的苹果。父亲说，这些矮化树种，只有十年的挂果期，树龄大了，就结不出果子了。我突然明白，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，年轻的时候我们拥有无限梦想，等年迈时，只能回忆过往，在时间中与岁月抗争。那些苹果树生命的终结，就是在阳光的曝晒中，渐渐变成了一桩桩干瘪的柴火，堆积于屋前檐后。似乎，一树苹果花的蝶变，最终成了一缕缕炽热燃烧的火焰。来年春天，在村庄的田垄里，我再也看不到最喜爱的苹果花了。好像华丽的外衣，被换成了单调的颜色一般。

村庄的田垄上，在我眼里，从此没了生机，变成了唯一的绿色，绿得让人困顿。一树苹果花，于我，成了遥远的奢望。



青岛的肘子

王干

青岛的美食多，我这一次要写一写青岛的美食，拾花楼的肘子。

青岛拾花楼（全称“拾花楼艺术酒店”）是一处融合百年历史、文化底蕴与现代文旅体验的独特空间，位于青岛市市南区龙山路，原是青岛民族资本家、“面粉大王”高实甫的故居，始建于20世纪初，属德式巴洛克风格建筑。1978年曾是青岛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驻地，2024年首次作为文旅空间向公众开放。建筑保留了红墙、红色牛舌瓦屋顶、意大利风格观景角楼，庭院内三株百年菩提树见证青岛百年沧桑，菩提树开花时节，落英缤纷，岁月如叶，尘界与天界浑然一体，故命名为拾花楼。

老乡彦生多次向我推荐拾花楼的美食，这次陪家人度假，终于如愿以偿。我们的用餐安排在三楼，看得见蓝天白云，想象到碧海清波（当年可以俯瞰大海），海风裹着咸腥味钻进百年菩提的叶隙，拾花楼德式拱窗外的红瓦灿烂如霞。前厅蓝印花布帘子一挑，刘总便进来了，她送来了他们店自制的乌梅引，说味道特别适合小朋友。

拾花楼的菜精致，装凉菜的碟子不大，色彩多样而平稳，颇有腔调。彦生说，他们做的肘子很有特色。我想青岛的肘子和海鲜一样出名，肘子更是美名远扬。全国各地都有肘子做得好的品牌店，拾花楼的肘子味道真好吗？肘子刚上桌就给我惊喜，像主角亮相，灯光下竟透出玛瑙纹路：瘦肉绛红如礁岩，肥膘凝脂似浪沫，皮冻晶莹若海玻璃。满满的一大盆，我说这么大的量（青岛菜的量比北京还大）吃不完吧，一盆肘子就足够我们几个人的午餐了。等我们尝了一块之后，入口先是凉津津的胶质，齿尖一碰便“噗”地化开，咸鲜里窜出微酸，回味泛着麦芽香——原是啤酒的余韵，我们自此就放不下筷子了，一直吃到盘子见底。

刘老板介绍说，炖肘子讲究“三慢”：慢煺毛、慢卤浸、慢卷压。猪肘须选崂山黑猪后蹄，皮厚膘薄，皮朝下摊在油纸上，抹层红腐乳与甜面酱调的“海西酱”，撒一把脆花生碎、脆嫩姜丝，卷紧后用麻绳捆成襁褓状，上压青石镇一夜。焯水时必添一盅即墨老酒，浮沫如雪滚开，捞起的熟肘子投进冰泉“激”一道，皮肉“咔”地收紧，活像镀了层琉璃壳。做菜时要加八角、桂皮、肉蔻，再添了半瓶青岛啤酒，又抓一把晒干的海红（蛤贝）提鲜。肘子入瓮，小火咕嘟三时辰，香气从角楼厨房一路漫到信号山脚。这一句可能有点夸张，但香味在舌尖上回旋是真的。

彦生近年来苦练书法，遍读国学，时有对偶佳句，他多次来拾花楼品尝美食，曾写下对联，我记录在此：“晨光初透时，坐百年菩提下食冷切肘花，树影斑驳落于盘间，恍见光阴切片；暮色四合际，登德式角楼啖热煨肘汤，远眺汇泉湾渔火明灭，耳畔似闻潮声”。写出了拾花楼的环境与美食共美的气象，让我们的舌尖享受之余，又有了诗的回味。

席间还有一趣事，和我们一起用餐的有个五岁半的小朋友，爱喝拾花楼自制的乌梅引。这饮料酸甜可口，是盛夏的冷饮佳品。小朋友喝了之后，便开始“研究”乌梅引的说明，发现商标上在介绍拾花楼艺术酒店功能时，有“艺术展览”的项目，童心好学，便问彦生：“‘艺术’是什么？”我和彦生忙着赞美肘子的美味，没有在意。等酒店刘总再次过来，小朋友指着饮料的瓶子向刘总请教什么“艺术”。刘总说，“应该是艺术展览，哎呀，好几年了，都没有人看出来。”小朋友恍然大悟：“艺术展览，我就懂了。”刘总马上通知有关部门，让印厂赶紧重印商标，将“艺术展览”改为“艺术展览”，并奖励小朋友一个造型精美的五角海星。



喜鹊窝

李忠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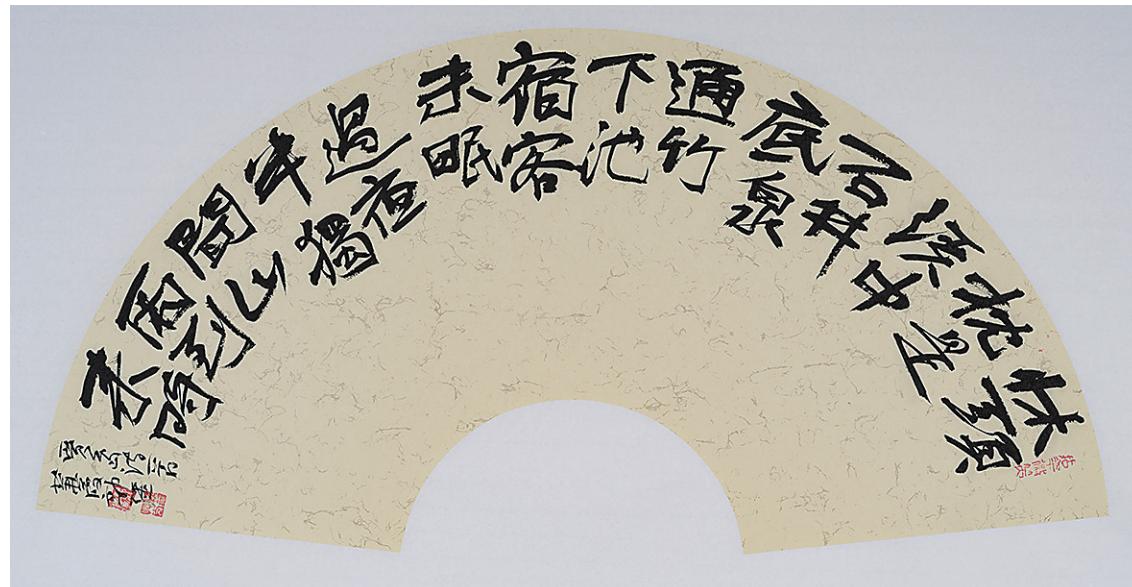
话说童年，久远得像一个世纪。算起来已是40多年前了，我和弟弟掏了个喜鹊窝，它筑在通往大队果园小路旁的白杨树上。我们掏出了十几枚鸟蛋和两只嫩红的小喜鹊，装了顶尖两筐子柴火，小伙伴都对我们了不起。

喜鹊窝在白杨树顶部树杈上。常在路边拾草的我们，“瞅摸”着喜鹊窝使劲。我们在意的是那些柴火。看样子它存在许久，但我们的想法并没实现。那棵白杨树实在太高了，站在树下上望心里阵阵发晕，粗壮的树干滑溜得脚心发痒。有几个伙伴跟我们怀有同样念头，他们有的退而却步干脆消除了幻想，有的爬到半截无功而归，有的望洋兴叹只有“吧嗒”嘴的份儿：“这杨树，尽够人爬的。”

一个没有多少阳光的下午，弟弟憋足劲要掏喜鹊窝。我多多少少有些替他担心。弟弟爬树的功夫没的说，可爬这么高、这么粗、这么滑的树，我心里没底。“放心吧，哥哥。”弟弟似已成竹在胸。踢掉布鞋勒勒腰带，弟弟踩着我的肩膀上了树。瘦小的身子紧紧地贴在树干上，一点点地向上爬，不时停下身子，朝手心吐两口唾沫。我两眼一眨不眨地瞅着他，忽然见他的身子向下滑来。“哎呀，不好。”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似乎看到了弟弟肚皮上的道道划痕。幸好有惊无险，他瞬间停住了身子，继续上行。

白杨树渐渐细起来，弟弟爬得更快了，渐渐地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。弟弟终于靠近了喜鹊窝，几只喜鹊扑棱着翅膀飞了出来。它们“嘎嘎嘎”地啼叫着，在周围飞来飞去，似乎随时要向来犯的弟弟发起进攻。“窝里有些喜鹊蛋和小喜鹊。”弟弟大声吆喝着。“往下扔，扔下来，我接着。”我脱下上衣撑在胸前。小喜鹊大多掉到地上摔死了，喜鹊蛋跌得稀碎。我跑来跑去总算接住了两只小喜鹊，衣裳上的喜鹊屎倒是落了不少。柴火一根根落下来，喜鹊窝很快化为乌有，那几只大喜鹊绝望地飞走了。我和弟弟满心欢喜地背着柴火回家，妈妈手点着我们的额头数落：“作孽呀，怎么能把喜鹊窝拆了！喜鹊窝里有长虫，让它咬伤，麻烦可就大了。”我没看到喜鹊窝里的长虫，反正弟弟掏的那个窝里没有。

那年，我十一岁，弟弟十岁。

书法
郭强

秋野

刘赞科

喧闹退去，鸟儿归隐，秋野打开了胸怀，露出光洁和真实。
海水退潮，留下昨日的贝壳，做沙滩最后的伴儿。
风，在林子里东游西荡，在树梢间顺畅着呼吸，不憋气。
明亮的阳光撒在原野上，青翠欲滴。

冷冷的湖面，清澈的眼，望穿了秋水，荡漾远去。
谁在看？
岸上一只蛙，残开……
脚底的蚂蚁匆匆忙忙，来不及卸下燥热，急着为冬天准备食粮。
远山，老人的头，清晰而尖锐，嵌入晴空，胡须触摸鹰的羽衣，祝福飞翔。



为什么读书

董兴宝

对现代人而言，即便写作速度非常快的作家，为了写一本书，往往也需要几个月，甚至几年的时间。我接着说：“试想，你用几个小时，或者几天时间，就把作者花费大量时间写出的作品阅读完了，将他在书中表达的思想或阐述的知识，装在了自己的脑子里，甚至是变成了自己的东西，这是不是赚了很大的便宜呢？”

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。原来早就知道这句话，但今天听你这么一说，通过深度阅读书籍，真是从书中得到了‘思想黄金’。孩子一边点头，一边有所感叹地说。

无论数字时代如何喧嚣，纸质的书籍依旧飘着淡淡的墨香，在阅读的过程中，心灵也变得强大。就实用性而言，大学书本上学到的东西，远远无法满足高速运行的社会发展。如果想在某个领域深耕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找来专业书籍，进行深度学习，然后边学边实践。如果想尝试新的领域，就找十几本这个领域的书来读，相当于又读了一次大学。

孟子曰“尽信书，不如无书”。对我们每个人而言，读书固然重要，但绝不能像古人强调的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，不能为读书而读书，读书与学习，也绝不是一个人的全部，更不应该成为“墨守成规”的书呆子。

“那你觉得，一个人写一本书，或表达思想，或系统阐述知识，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呢？可能要付出毕生的精力！”我想了一

会，只好避开直接回答孩子的问题，这样反问道。

孩子说，这个他当然知道。小学和中学课本上，有许多中外经典书籍的介绍，比如，马克思用毕生的精力，花费40年的艰苦劳动，阅读了1500多种书籍，才完成了《资本论》；达尔文创立物种进化论，写成《物种起源》，历时27年，仅环球考察就用了5年时间；曹雪芹为写红楼梦，付出了一生的心血……

“我懂了，现在的AI，为什么这么厉害呢？不就是让机器深度学习海量的信息



■原创绘本《喜鹊窝》封面图。